

大小姐做派”。但我感受到的是她的谦虚与认真。

此后我多次陪刘老师参加各种讲座和签售活动，有些是我安排的，有些是对方直接联系刘老师的，但刘老师都会征求我的意见，或者让对方通过我来安排。她说由你来安排，我放心。有几次，讲座开始了，刘老师还非要请我坐在她旁边才开始讲，她说你坐在我旁边，我会更安心。

讲座中听众提到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：你最满意自己配的哪部电影？其实自1960年刘老师考进上海电影译制厂，参与配音的中外影视作品（剧）不下千部（集），用声音塑造的经典人物形象也不胜枚举，曾获得第五届《大众电视》金鹰奖最佳女配音演员奖，所参与配音的影视片（剧）及录制的广播电视文艺作品也多次获得各类奖项。要说最满意哪一部，还真不好回答。刘老师的答复是：“要说满意，我一部也没有！但我喜欢的，像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中的杰基、《天使的愤怒》中的詹尼弗、《望乡》中的青年阿崎……”刘老师常说：“我没有别的能耐，也不养宠物、花草，不打牌，最热爱、最吸引我的就是幕后的录音。”也许正是这样一种专心和执着，成就了刘老师杰出的配音艺术事业。晚年的刘老师仍喜欢看自己配音的译制片，她还会不断地从中自己给自己挑毛病。

2017年2月12日，我陪她接受《环球人物》杂志的采访。刘老师跟记者说：“每个人能力有限，我不可能说，我每个角色都是很完美地表达了，但是我一定要在我自己的努力下，做到我能够做到的最好，

每个人能力有限，我不可能说，我每个角色都是很完美地表达了，但是我一定要在我自己的努力下，做到我能够做到的最好。

你一定要用心来做。可能你十分的努力，不一定能得到十分的收获，我觉得能七分就好了。有人说你拿来念就行，对你来说还不是小菜一碟。那我不行。我可以拿着念，观众也听不出有什么不好，可是我觉得没有准备充分，我不愿意这样的作品拿给观众。这是对艺术的不负责任。我可以吃老本，用我的经验唬你，可是我念出来的是不是这个作品所要表达的，是不是我付出全部精力达到最好的，我只有自己知道。说得高点这是艺术良心，但

下图：旅途中，刘广宁认真读书。

摄影 / 麻俊生



我觉得这是作为演员最起码应该做到的，并不是什么特殊，了不起。”

最后的时光

刘老师身体一向很好，每次体检似乎都没有查出大问题，老同事们都还很羡慕。但不成想2018年底在她将要步入80岁时出了状况。一天早晨准备处理家里的旧报纸，就在弯腰抱那堆报纸时无缘无故地摔倒在走廊里，多亏邻居听到声响，出来把她扶回屋。当天她仍坚持参加了一场活动，回来后直接进了医院。检查的结果是心血管堵塞，一根堵塞95%，一根堵塞75%。只能做支架手术。在给一根堵塞严重的血管做了支架后，医生坦率地跟潘争讲，你妈妈的身体状况不允许做第二个支架手术了。

2019年3月开春以来最温暖的一天，我到医院探望刘老师，巧遇上海歌剧院第一代歌唱艺术家郑仲英阿姨。刘老师正在病房旁的休息大厅和郑仲英阿姨交谈。那天刘老师气色很好，虽然穿着病号服，但没有太多的病容。我将准备的一束鲜花献给刘老师，刘老师开心不已，随后把花送给了照顾她的护士们。刘老师跟我讲，做支架手术很顺利，她没有感觉多大痛苦，等天气再暖和些就可以出院。但实际上在